


杨建强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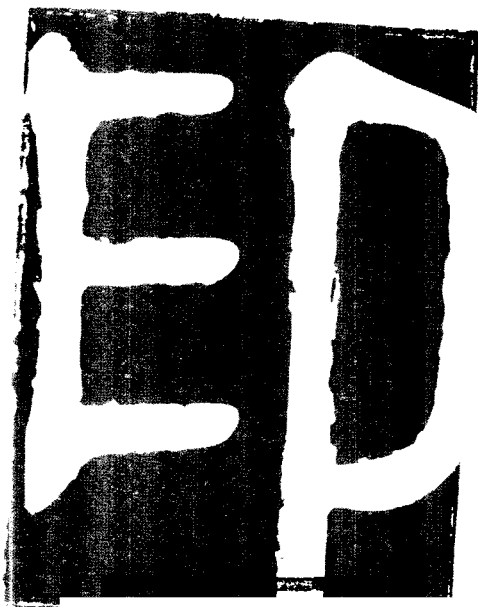
大红官印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杨建强 著

大红官印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红官印/杨建强著. 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-5321-3010-X

I. 大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6526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装帧设计: 王志伟

书法题字: 姜祖修

大红官印

杨建强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e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 www. slc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125 插页 2 字数 364,000

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100 册

ISBN 7-5321-3010-X/I·2310 定价: 24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谨将此篇献给伟大中国之变革

—

杨子被安排到吴州去担任市长助理。

从省城到吴州有高速公路，一个多小时就够了。这日正遇大雾，高速公路被关闭。杨子问司机，另外还有什么路？司机说，还有一条省际公路也可以走，只是要多绕一些盘山公路，路况也不太好。杨子说，不必开得太快，到吴州能赶上吃饭就行。司机让杨子打个盹。杨子将保险带系住身子，便渐渐浅睡了。小车于雾中不紧不慢地往吴州驶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车突然停下来。杨子睁眼看去，车停在一处山道上，两边高山峻岭，雾气依然很重。一个背画夹的姑娘拦住了车，问能不能带她回吴州。司机请示杨子。杨子说，行，顺路捎个人而已。姑娘说声谢谢就上了车，坐在后排，手里还采着一小把不知名的红樱果。

杨子闻到一缕清香，扭头问姑娘，你一个人到山里转悠写生，也不怕迷路？

姑娘身子前倾，笑笑说，不会，这一带地方我经常来，挺熟，迷不了路。

杨子被撩起了兴趣，就问，这一带的山上都有什么好风景，引得你经常来？

姑娘笑眯着眼说，看来你不是吴州人，也从来没见过这里。

杨子坦然说，让你说对了，我不是吴州人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山。你说，山上有些什么好景致，值得你这么炫耀？

姑娘点点头说，这一带的山系天目之脉，风从海上来，景自天目出，山上好景致多得不得了，怎么说得过来？

是吗，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？山上真有值得一看的好风景？杨子看着窗外被云雾绕缭的山峰不由有点心动。

姑娘鼓动说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前面不远有一处叫藏云谷，一年四季蒸云腾雾，偶尔露峥嵘，风景极佳，你如果喜欢，为什么不去

看一下？看过了就一定忘不了。

杨子平素就喜欢登山看景，听说眼前有这般好景致，哪里还舍得放过？就说，那就随你去看。

小车停在路边。杨子让司机稍等一会，便随姑娘翻上山峦。

山道不太好走，多荆棘杂草，指着看并没有多少路，却是欲速则不达。姑娘一直走在杨子前头，杨子感觉自己并不比姑娘脚力好多少，紧走慢走，两人都有点气喘吁吁。

杨子问姑娘，怎么尽走些没路的路，连路都没人走，还会有什么好景致？

姑娘说，好景致怕人偷看，想看好景致就不能怕走路，路尽头风光无限！

杨子笑道，听你这一说，我还非要一走到底了。

姑娘笑着说，山上的风景不会亏待你。

两人边说边走约半个小时，攀登上了一块巨石。姑娘这才停止脚步，指着眼前一片云海说，喏，藏云谷到了。这时，大雾开始散去，太阳于群山叠嶂处破云而出，衬着火红的背景，满山遍野煞是鲜艳夺目，隐于群峰怀抱中的藏云谷却依然像睡着一般，大团大团云朵悬浮于山谷间，纹丝不动。放眼看去，浓黛乌墨的山，缥缈无常的云，远远近近，黑黑白白，重重叠叠，犹如一幅巨大天屏展现在面前。

杨子从没这么近距离接触过云，身前是云，身后是云，左边是云，右边也是云，触手可及，处处是云，丝絮一般将两人团团围住。杨子知道云就是水珠子，却从未触摸过水珠子织就的云，现在可好，与云朵儿贴在了一起，将其看得一清二楚，水珠子织就的云竟然那么晶莹剔透！置身云海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！杨子惊讶不已，连声问，哪来这么多云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云？

姑娘解释说，藏云谷底里有一个藏云洞，藏云洞里住着一个云仙姑，云仙姑喜好收云纳雾，日聚夜集，用以洁身沐浴，这云便是云仙姑从四处搜集来的。

哦，故事真美！杨子赞不绝口，藏云谷确是一处好风景，蒸云腾雾，偶尔露峥嵘，不是仙境胜似仙境！

姑娘高兴地说，你现在见到的只是一幅静画，待一会儿风起，云朵儿醒过来，追着风儿跳舞，那景致才真好看呢！你就是长着十只眼睛也看不过来，如果有好眼力，兴许还能看到藏云仙姑呢！

杨子听得兴致勃勃，巴不得立马平地起风雷，一饱眼福，早已忘了下山时间。说笑间，那山风还真似通人性一般骤然而生，顷刻间，松鸣竹嘶，彩云翻滚，被惊醒的云朵追着风儿急速聚，急速散，一瞬间，藏云谷中尽显鸟语凤咽，恰似天女放歌，琴师散步……

杨子看得如痴如醉，手不知所指，脚不知所移，人不知现身何处，魂魄也似出了窍，任由那云朵儿牵着漫山遍野狂奔，去追逐轻歌曼舞忽隐忽现于云雾之中的藏云仙姑。好半天才醒过神来，长叹一口气说，好风景，真是好风景！这哪还是人间，分明是到仙界了，就是仙界这景象恐怕也不会多见，蛰居城市哪有这种享受！难怪你还要经常来，值得来。

姑娘格格笑着说，还有什么感慨尽管对大山说，大山一定会有应验。

杨子一本正经道，大山如果真有应验，我愿意在这儿搭一个茅屋，耕耘几亩荒地，天天守着这风景过日子。

姑娘开心地说，你这人倒是真直白，刚到此一游就不想走了，说脱俗就能够脱俗！

杨子哈哈大笑说，人能脱俗不好吗？就怕心想事成，脱不了俗呢！

姑娘赞许说，你与许多人不一样，别人看了好，也就嘴上多说几个好字，多拍几张照片罢了，或是说下次有机会再来，没有人会说要在这儿搭间茅屋住下来的。看来，你比别人更喜欢这里的风景。

杨子叹道，何止喜欢，我真神往矣！藏——云——谷，你美死人啦！你美死人啦，藏——云——谷！杨子的嘶喊声在山间久久回荡。

姑娘见杨子如此钟情天目山水，比自己都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不由顿生知音之感，满心欢喜地说，往西走几百步，还可以看到一块巨壁，奇大无比，传说是块飞来峰，上面还有仙人留下的字迹，只是一般人不识，要不要去看？

杨子说,当然要看,仙人的字看我认识不认识。

两人抖擞精神顺着山梁往西走一程,来到一个悬崖边,姑娘停住脚步,指着对面说,喏,到了,这就是飞来峰!

杨子猛一抬头,不由倒抽一口冷气,只见一条深沟横贯眼前,脚下已不能再前进半步。顺着姑娘的手势望去,果真见一块巨大石壁突兀于山沟对岸,高数十丈,宽数十丈,黄褐色,围城一般耸立在眼前,再看脚下那沟,云遮雾盖,溪声湍急。

杨子去过雁荡山、黄山、庐山、泰山,见过千奇百怪的峰石,然这般秀色逼人的景致还是第一次见到,他几乎有点不相信眼前所见。在省城,谁也没告诉他去吴州路上还有这么一处胜景,今日如果不是阴错阳差遇上这个姑娘,岂不就错过了这人间仙境?

姑娘指着石壁笑问,见到上面的字吗?

杨子端详许久,并没看出石壁上有什么字,倒觉得那块石壁应该是一幅画,像一幅硕大的山水画。

姑娘笑着说,你能看出像一幅画也算是有眼力了。墨分五色,干湿浓淡,你再仔细看。

杨子仔细一看,渐渐地辨出了眉目,那幅山水画隐隐约约藏着一个字,像是一个大大的“界”字。

姑娘眉睫一挑,眼露喜色,让杨子将字写在画板上。

杨子用笔先将那块突兀石壁勾出,再依了纹脉描写出那个“界”字,最后落款:界!——公元二〇〇一年春写于吴州天目山脉。杨子问,对不对?

姑娘欢喜不已,连声说,对的对的,就是这个“界”字,也就是这么个写法,此处山名因此也就叫界牌岭,怎么就让你一个外乡人看出来?

姑娘十分兴奋,拉着杨子又去攀登另一侧高地,让杨子换个角度再看那个“界”字。姑娘指着“界”字问,从这处看到的与刚才看到的有什么不同?

杨子仔细看一会,觉得与刚才所见没有什么区别。

真没有不一样?

是没有不一样！

姑娘叹息道，你能看到“界”字已非俗人之眼，俗人是无缘见到的，然见“界”字而辨不出“界”字之异同，你则并非非常之人，只是个不足月的早产儿吧？

杨子一愣，自己早产的事并没有印在脸上，怎么让她知道了？真是奇怪。就笑说，我看你也不像个画画教书的，倒像一个相面测字的女卦人。

姑娘开心不已，连声说，你错你错，大错特错！我怎么成女卦人了，我千真万确是个画画教书的！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有画为证。你的画不如字，我说得没错吧？姑娘一脸得意地看着杨子。

杨子又是一惊。他平素喜习书法，偶尔也涂几笔画，但刚才只是简单地涂写了几笔，怎么就让她觉出画不如字？就打趣说，是你错了，我是字如画画亦如字，都一样好也都一样差，不分高低。

姑娘说，不会错的，你的字可以登大雅之堂，画就只能出黑板报用了，二者天壤之别！

杨子哭笑不得，姑娘却笑弯了腰。

春风拂面，风景如画，两个天性自然之人，相逢于美景之中，眼中所见皆为心中所爱，言无忌，语无邪，一见如故，彼此都觉得非常开心惬意，都觉得此时离天近，近乎咫尺，只需欣然一跃，便可携手步入天庭，便可随门童鱼贯圣殿，便可坐灵石拥玉柱听天籁……

说话间太阳愈升愈高，云雾渐渐散尽。这时再看藏云谷，恰又是另一番景致，山似凝目，松如画峰，飞鸟咽声四溢，满眼所及皆是活生生精灵。

两人心旷神怡侍立于悬崖处，指点风景，说笑变幻，将时间忘得一干二净。正这时候，山道口喇叭声却一声接一声响起。杨子一看时间，竟已过去了两个小时，就对姑娘说，司机一定是等急了，回去吧！两人这才匆匆返身往山下走去。

上了车，杨子又问姑娘，吴州有这么个好地方，以前怎么就没听人说起过？

姑娘说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，天下有好景色地方多了，不是所有

人想看都能看到的,看得到是一种缘分,缘分可遇而不可及。

杨子笑道,这景色明明就在山上摆着,上去看就是了,什么缘分不缘分,岂不好笑?

姑娘反问道,你觉得好笑了吗?我问你,你今天如果不是遇上我,没有我的引领,你能见到这么好的景色?你就是天天从这里过,那也是枉然!

杨子心想,这话倒也对,真是有缘分。想到“缘分”二字,杨子不由一阵心跳,偷看一眼姑娘,姑娘也正在看着他,眼神十分会意,不由一阵心跳。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?真不应该。这时他才发觉,自己刚才上车时无意间上了后座,与姑娘齐肩坐在一起。怎能这么昏了头呢!杨子不由后悔自己不小心,再看司机,倒是一点也不在意,全神贯注开着车。

一会儿工夫,车就进了吴州市区。姑娘说她在城西路口处下,司机便将车停住。姑娘说声谢谢便下了车,又折回身将杨子画的那页稿纸递还给他,让杨子下次再去界牌岭好记住路。说完,头也不回,飘逸而去。不知怎么,杨子忽然觉得心里一阵空落落。两人坐了几小时的车,一起爬山看风景,说了这么多话,话也投机,却连姓名都不留下。又一想,留下姓名有什么用,难道还要去找她?正胡乱想着,只听司机说,杨助理,市府招待所到了。杨子定睛一看,车已经开进了市府招待所的大院。

二

中午的天气很热,太阳烤在柏油马路上就像着了火一样。方伟骑着自行车一路压着辙印从市府回家,家里还要闷热,方伟赶紧关好门窗,打开空调,尔后一屁股坐在藤椅上,任凭空调风徐徐从头顶泻下,一会儿,人就觉得舒畅了许多。

方伟随便煮了碗水饺吃下,便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。中午小憩一会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,哪怕只是几分钟,也令他十分惬意。可他

今天怎么也静不下心来,上午市里召开深化国企改革动员大会,市里主要领导讲话作动员,都是同一个主题: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,将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,通过资产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,将国有企业转变成民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。大会强调了一个硬性指标:至二〇〇一年年底,吴州百分之九十的市属国有企业完成改制任务,国有资本退至百分之三十以下,有条件的企业最好全部退出,退出的股份由企业经营者接盘。市委书记康佰昌用极富鼓动且幽默的口吻说,我送给诸位国企老总三句话:一不要怕人诘问你们姓社姓资,不管姓什么,只要姓“发展”就行,发展是硬道理;二不要怕所谓国有资产流失,流来流去只要有税金流进国库财政就行;三不要怕人骂大街,骂你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,腰缠万贯的红色资本家越多越光荣!

资本家并且是红色的,方伟觉得这词儿从市委书记嘴里说出来真是够玩味的。这资本家好懂,中学的教科书上就有定义:占有生产资料和货币作为资本,以剥削雇佣劳动者获取剩余价值的人。一言以蔽之,资产阶级一族!红色的也好懂,以出卖劳动力为生,无产阶级是也!如今二者竟然能被有机结合起来,沦为一家,并被主流社会所接受、推崇,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。看来从前的教科书老了,跟不上形势了。方伟觉得自己也有点跟不上形势,至少在观念上偏于保守,不符合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的时代要求,但是没关系,做不了开拓者,做个追随者也还是个潮流中人。

方伟这么想着就没了睡意,看看时间差不多了,就打电话给夫人王大妹,说下午局里还有个座谈会,为丈母娘祝寿也许就要来晚一点,会议如果开得迟,自己就直接去金亚大酒店了,不必再等他一起去。王大妹说,二妹一家三口已在母亲家,小妹正在生闷气,阿淼与她是一起来的,屁股还没有坐热,没说上几句话,一眨眼就又被电话叫走了,也不知去了哪儿,连手机都关了。你可千万不能迟到了,爸妈已经在担心,这次又要黄了拍全家福。方伟说,晓得了,不会迟到,一定会找到阿淼,不能让二位老人再白操一场心。阿淼是王家三女婿、吴州金亚房地产公司总经理。

阿森刚才接到的电话是市长助理杨子打来的，说有要紧事问他，让他马上去一趟。阿森当然得赶紧过去，不过不是去市府，而是直接去杨子在市府招待所的住处。

杨子敞开房门等待阿森，人端坐着，一脸严肃，眉宇间明显带有愠色。

阿森进门见杨子这般脸色，心里不由咯噔一下。这位从北京下来的市长助理分管工业口，严格地说不是他的顶头上司。市里不少人在传说这位市长助理有家庭背景，到吴州是来镀金的，过个一年半载就会往省里调。阿森也相信，三十多岁的人没有一点背景怎么能担任地级市的市长助理，还享受副市级待遇？阿森经商多年，官见得多了，深谙其中学问。朝中有人好做官，有亲人就更好做官，这是中国政坛一大特色。官贵民贱，为官者上，为民者下，经商做生意则居其中。因此，阿森信奉一个原则，再急不跟狗着急，再难不跟官犯难。阿森猜不透杨子为什么不给自己好脸色看，就问，杨助理，你找我有何事？

杨子开门见山地说，昨天晚上，我在吴州宾馆门前看见你，想问你事儿，你一闪就进去了。想打手机给你，却不知道你的号码，只好跟上去一间间找，在香榭阁里看见了你。你们一帮子人像在开会，我踌躇好一会，还是没有进去，怕搅了你们兴致。今天是星期天，特意请你过来一趟，想听听你们昨天开会的事。我猜，也许我还是其中一个角色吧？

阿森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心里直叫苦。说好谁也不许告诉的事，怎么一个晚上便传到杨子耳朵里？是谁他妈的吃里扒外漏了风声？阿森不相信杨子说的话，什么让他撞见了，还见到香榭阁里有一大帮子人，说得活灵活现，哪有那么巧？就顺水推舟说，昨晚不是天太热吗，有人愿意做东，大家就一起聊聊天，都是些搞房地产的朋友，聊的都是圈子里的琐事，东扯西扯，没什么好听的故事。

杨子脸上有了一丝笑容。这么说时间地点都没有错，只是故事不太好听。不好听没关系，也与我聊聊嘛！老总们的琐事也许是市民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呢！杨子递给他一杯杭白菊茶水，认真地说，我

是真想听你好好说说，说说你们所关心的事，也说说我所关心的事。

杨子与阿森面对面坐了下来。这样就把阿森逼得一点退路都没有了。

阿森说的琐事和杨子说的大事都是同一件事，那就是新华丝织厂破产倒闭及土地置换的事。新华丝织厂是吴州的老牌国有企业，有两千多职工，连年亏损，已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。市政府决定将其破产，职工按现有政策规定，能提前退休的提前退休，够条件内退或协保的就办理内退或协保，剩下的则买断工龄遣散回家。杨子到新华丝织厂蹲点住了一个星期，参加了好几个座谈会，听到看到许多老工人的怨言和眼泪，很为两千多工人失业后的生计担忧。他先是通过夫人林风，再由林风通过其父亲林老，然后由林老给有关部门打招呼，很快就从外经贸委的渠道联系到一家意大利客商。那家外商到吴州经过一番考察，有意向参与新华丝织厂的改造重建项目，拟将工厂迁移至市经济开发区，圈三百亩土地，投资三个亿，专门生产供出口的高档面料。市里必须在三个月内将这三百亩地做到三通一平，尔后才签约。杨子作为主管工业的市长助理和项目引荐人，自然而然成了这个项目的全权负责人。上亿元的引资项目还是第一次经手，因此非常看重，希望一炮打响，博个好兆头。这几天，他带了秘书宋一平等，马不停蹄跑开发区勘察选址，搞可行性报告，很快就拿出了预算方案。开发区三百亩土地的征用、回土及三通一平的总费用约需三千万元，位于老城区的新华丝织厂占地约一百二十亩，从工业用地提升为商业用地，每亩起码有六七倍的升值倍率，也就是说，这一百二十亩厂区土地通过置换至少可以变现一点四亿元，扣除开发区征地费用和安置职工的各项支出费用后，至少可盈余两千万。而市长办公会议给他的底线则是持平即可，前提是确保外商投资项目能如期签约。杨子让宋一平跟市里几家房地产公司一一打招呼，准备下周搞一次招投标会，标底价为一百一十万元。市里通知发出去五天，竟没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前来投标，连市里也没有，就像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那样。显然，他的计划遭到某种力量的集体抵制。杨子让宋一平了解一下怎么回事。宋一平第二天回来告

诉他，吴州金亚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阿森在牵头作梗，一是嫌没有按老规矩进行协议转让，二是觉得这块地价标底定得太高。吴州的房地产市场数阿森实力最大，他说话最有号召力，其他房产公司老总都唯阿森马首是瞻，这种集体罢标的举动非阿森号召无人可为。杨子觉得阿森真是个人物，居然敢率众与政府叫板，真是够牛的了。他必须弄清楚，阿森为什么要率众罢标，于是他决定会会阿森。

阿森被杨子逼得实在躲不过去，叹口气说，杨助理，你刚到吴州不久，吴州的房地产市场跟吴州的经济一样不太景气，不少楼盘都空置在那里压资金。如果还有点赚头，谁会躲着不去投标呢？争都争不来呢！实在是标价定得太高了，谁还敢去冒这个风险？

杨子冷眼问，那依你所见，该定在什么价位合适？

阿森认真地说，大家都觉得九十万至九十五万一亩比较合适，绝对不能过一百万元，那地块也偏僻了点。

杨子提高声音问，大家，你指的是哪个大家？是其他的几家房地产公司？你是这个大家的头？是来替大家讨价还价的？

不是讨价还价，是请求。市长办公会议既然只要求做到平衡置换，你何必又要追加十万二十万元？这样对开发商，对买房的住户都没有什么好处，何苦呢？再说，厂区土地如果延误置换，势必会影响招商引资，两千万跟三个亿孰轻孰重？总不能因小失大吧！阿森口气中明显带有一丝不屑和不满。

杨子有点愤怒了，压住火气说，你不愧是优秀企业家，不仅知道市长办公会议的底牌，还深谙两千万跟三个亿之间轻重。你不但善于经商，看来还精于从政。是的，你算是点在七寸上了，两千万跟三个亿，孰轻孰重，一目了然！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新华丝织厂上千名遣散职工又在盼什么？他们买断工龄的身份置换费一年才七百元，十年工龄也只有七千元。如果他们的厂区土地能卖个好价钱，市里就能多给他们一些补贴，这对他们是多么重要！而对你们来说，只不过是利润少了一点而已。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你们又何乐而不为？

阿森连声争辩说，杨助理，这可是两码事，完全是两码事！我不是市长，也不是慈善家，我没有这个责任和职能，我的公司再大也不

过是一家有限公司，沧海一粟而已，没有能力去顾及和承担无限的社会责任，我只能对我的公司负责！反之，我的公司经营不善，破产了，谁会出来救我可怜我？前车之鉴多了，我不能不三思而后行哪！

杨子一时语塞，好半天才将一口怒气平息下去，说，你说得好，你说得对。是的，办企业是要以盈利为目的，如果你确认会亏本或无利可图，那我也就不跟你再算工程成本方面的细账了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嘛！你完全可以当一个旁观者，吴州的所有房地产开发商都可以当旁观者！不过，我也还是要多说一句，市场经济最大的特色就是公平竞争，反垄断，反地方保护主义！土地出让通过招投标已是大势所趋，这在不少城市都已经成为制度，吴州不应该也不可能不这么做！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新华丝织厂这块地不会再关起门来搞协议转让了，肯定不会！如果到了明天，吴州的各家房地产公司仍不能前来投标，那也没什么，后天的省级报刊上肯定会出现同样内容的招标公告书！山外青山楼外楼，也许还能再拍出个惊喜来！依我看，吴州的房地产市场也该请外地和尚来念念经了。

针尖对麦芒，杨子与阿森的谈话不欢而散。

阿森灰着脸离开杨子住所，思绪乱成一团麻。他原以为杨子会先问他为什么不来投标，接着会问有什么困难。其他几位市领导都是这样找他谈话，他从来都没这么被动过。一尊菩萨一尊金，阿森承认摸不透杨子的脾性，觉得杨子在这件事上完全没必要这么认真，只要按市长办公会议的精神促成这次招商引资，这功劳就自然记在他的名下，将来往省里调职也就有了本钱，何苦节外生枝给自己找累受？官场要的是名，商场要的是利。这点道理很简单也很实在，怎么到他那儿就多事了呢！阿森实在想不透。可是如果不尽快商量出个办法，明天真的流标了，真的让杨子把公告做到省报上去，那麻烦事就多了。

阿森觉得应该赶紧找人商量，掏出手机正要找人，方伟的声音却先一步挤了进来，问他现在在哪里，怎么老是关机，是不是把丈母娘过生日的事给忘了？阿森这才想起家里也在等着他，不过这事显然没有那事重要。可又不能说不去，情急之下就只好撒谎说，没有，我哪

能把这事儿给忘记呢！可是单位上刚刚出了个工伤，人伤得挺严重，我正弄人上医院去，还要去安抚家属，生日酒看来到不了场了。不过拍全家福没关系，你们尽管去拍，给我一边留个空位子，我明天抽空就去补上，现在是数码时代了，一点都不会影响效果的。

方伟不置可否，将阿森的话一五一十告诉王大妹。王大妹又转告给王小妹，恨得王小妹咬牙切齿，大骂阿森混蛋。倒是老两口豁达，说单位上出了工伤事故，当领导的是不应该离开，就依阿森所说，大家先去吃饭再去拍照，给他留个位子，让他回头再补上。

三

阿森找来了邱一笔，把自己与杨子争论之事作了通报。邱一笔是金亚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，也是阿森的大总管。阿森遇上难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邱一笔，向他讨主意。邱一笔年长阿森十五岁，已近花甲之年，曾是市金属材料公司财务主管，五十岁时一时糊涂，挪用了一笔公款，被开除了公职。阿森看中他的精明和社会活动能力，不但帮他补平了款项，还把自己公司的账目都交给他主持。绝望得有过自杀念头的邱一笔被阿森的仗义感动得恸哭不已，发誓生为金亚公司人，死为金亚公司鬼，一心一意辅助阿森创业。金亚公司因为有了邱一笔的加盟和主持财务管理，内政外交都处理得井井有条。阿森曾当着邱一笔的面对王小妹说，金亚房地产公司如果没有我阿森，你遇急事可放心地问邱一笔，以邱一笔所断为断；金亚房地产公司如果没有邱一笔，我阿森遇急事就不知道该问谁了。话虽溢美，但阿森对邱一笔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。

邱一笔本来就不太赞成用申通罢标的做法，担心会弄巧成拙，偷鸡不着蚀把米，想不到真的是这样。邱一笔皱着眉头不无埋怨地说，你平时常说再急不跟狗着急，再难不跟官犯难，今日怎么忘得一干二净？你知道这个杨子有来头有背景，康书记、刘市长对他都十分客气，你怎么能与他争长短？太犯不着了！